



缺卷7~卷9

兩淮鹽法志



兩淮鹽法志卷之十

宦蹟志第十一



國朝建官位事非賢能弗使惟茲鹺政邊餉攸需自監臨而下要皆出自遴選受有麻毗之寄詳其敬共以慎列者永觀法焉以監察御史按治者正統間凡三

人曰馮傑

字國用浙江金華人由舉人五年至嘗請狼山巡檢司以禁私販尹鏜字

聲直隸廣平人風采振揚私販頓息任年缺蔣誠字性存江西大庾人由

丁乏食請留江南糧萬石賑之正額外丁有餘力能輸鹽一引者給以石米以故歲額既充餘課亦積

亭戶足而私販息焉景泰間凡五人曰練綱字從道直隸長洲人則成孫也宣德

乙卯以春秋舉鄉試第二人卒業太學正統己巳之

變綱上中興八策由諸生擢監察御史景泰辛未出

按兩淮鹽課風紀振肅糾察不避權貴駙馬都尉石

璟亦在糾中嘗奏鑄鐵摯公掣放商竈兩平辛未還

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吏部尚書何文淵侍郎項

文曜典選不公綱劾之俱罷去後按福建與按察使

楊珏相持落職判鄭州再改甘州前衛經歷綱論

事侃直有祖風然攻訐太甚故時有練綱口之號

彭烈字肇烈江西廬陵人由進士五年至

李宏字容直隸蠡縣人由進士六年至

劉淵字天順間凡六人曰張岐

鳳直隸興濟人由進士二年至

李瓘字叔玉河南南汜池人由進士三年至

程鑑字孔昭州人由進士四年至

李益字士謙陝西長安人由進士五年至

荆綸字士四年至

田濟字汝霖陝西麟遊人由進士八年至

成化間凡十有九人曰董

俊字世美直隸南樂人由舉人元年至

姚綬字公綬浙江嘉興人由進士二年至

左鈺字珍直隸阜城人由舉人三年至

嘗疏禁越境私販而鹽大行歷官僉都御史

溫琮字陽人由進士四年至

王繼字述之河南祥符人由進

歷官福建左布政使

董翰字延顯浙江臨海人由進士

悅服嘗修江都儒學歷官戶部尚書

董翰字延顯浙江臨海人由進士

公嗣**侶鍾**字大器山東鄆城人由進士七年

成之戚里有奏乞兩淮長蘆風雨消折官鹽之數欲因以

規利者公執稱無有會歲報冊至公爾是得罪遂再

疏請老歸卒于家李文正公

黃鍾字孟陽直隸寧

為銘其墓稱公鯁政嚴肅云

吳祚字天保浙江淳安人由進士十年至

劉瓚字廷璧山東益都人

至

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由進士十二年

至風采凜然鹽法備舉嘗修捍海堤人懷其德如懷范公

丙書卷之三

云歷官都御史劉魁字士元山東高唐人由進士十四年至

士十五年至繼修范堤百二吳哲字克明江西臨川人由進士十七年

至陳孜字勉學山西浮山人由進士李孟暄字時泰河南睢

州人由進士十九年至議掣割商鹽修王相字君卿河南商

白駒海門二閘濬呂四安豐諸運鹽河劉洪字希範湖廣安

水人由進士暢亨字文通山西河津人由進士二十一年至

陸人由進士弘治間凡十有七人曰史簡字公儉河南洛陽人

由進士元年至嘗疏免追補減勸借黜奸頑時開中

均草蕩定科差鑄盤鐵修河塘八事後遷蘇州府知

府張禎字國興山東平度人由進士二年至才識通

敏籌慮精密釐整夙弊鹽法頓清嘗鑄盤鐵

杜影射築河防婚配貧竈至千餘口立

就船預驗引鹽之法歷官江西按察使孫衍字世昌浙江餘

姚人由進士三年至嘗濬梁梁新開張智字守愚直

河派貧竈清掣割緝私販法典明肅

由進士劉偉字公奇浙江海鹽汪鉉字鼎資浙江餘

四年至榮華字公實陝西藍田人由進士七年至時通課

至榮華太多乃請哀割餘鹽以補之商竈賴焉又

請令行鹽地方以巡按御史兼鄧璋字禮方直隸涿

務之大者嘗建正誼書院及廣立諸場社學俾商竈子弟咸知奮起一時風教為之聿興又聘學官弟子員緝兩淮司志百年文獻不

馮允中

字執之湖廣郴州人由進士十

三年至振揚風紀洗滌宿蠹籍籍有聲繼按蘇松節費裕民咸德之逆瑾用事怒其守正不阿矯旨文致厥罪免歸因遘疾卒嘗刻晞髮集序

馬昆

字克昌浙江平

湖人由進士十四年遷按察副使

王俸

字應爵直隸吳縣人由進士十六年至

字伯良河南鄭州人由進士十七年至遷武昌知府

趙繼爵

字世忠陝州同州人由進士十八年

至遷山東按察副使

正德間凡十有四人曰朱廷聲

字克諧江西進賢人

由進士二年至歷官都御史

徐行慶

字思道江西金谿人由進士三年至嘗疏通掣撫竈丁

稱切要云

李雲

字自石江西貴溪人由進士三年至

朱儼

字居正福建莆田人由進士四年至

劉繹字以成山西代州人由進士五年至嘗疏鹽法

任地方官司曰禁革鹽徒源流曰斟酌該年

朱冠

字仲

瞻河南固始人由進士六年至嘗疏杜僥倖均榜派

正行鹽地方明違限引目四事尤切時宜者均榜派

也至于專職掌則特疏之其曰事權歸一而職業有

定則所司不難於遵守蓋確論也嘗作誓亭於儀真

批驗所自為記以訓於委官

張淮

字東之直隸南皮人由進士六年至

議者謂其得釐弊之要云

張鵬字起溟四川洪雅人由進士八年至以養病去

劉澄甫

字子靜山東壽光人由進士九年

年至時貧竈困於淹消之追補乃特疏請

王金

字汝

免之嘗建文丞相祠于城南尤為風教所關

王琳

字君

礪直隸涿鹿中衛

盧楫

字濟川直隸密雲人由進士

人由進士十年至

許翔鳳

字國禎山西洪洞人

定巡緝設委官

王琳

字君

二者尤切要云

佩山東安丘人由進士十四年至
鄭氣字浩然直隸靜海人由進士十五年

支禁罰取革奏討皆時務切要而分司住
劉該場於亭戶尤便焉歷官至都御史
嘉靖間凡

若而人曰**秦鉞**字懋功浙江慈谿人由進士元年
嘗奏禁開餘鹽而權倖望絕鹽政肅

清歷官副都御史
吳鎧字文濟山東陽穀人由進士二年
至**張珩**字佩玉山西

士三年至始以州縣官同司佐監掣二所宿弊盡釐
正之羨課增至百二十萬金戶部奏請旌賞又劾

官豎王德干撓鹽法詔可其奏自是權倖無敢預
鹽政者風采聿著每巡歷郡縣輒謁學課士誨以德

藝多薛文清公論學之旨又令諸生什伍為羣以修
所業貧不能自養者命有司給薪粢資之且祠鄉賢

及名宦以歆其志焉歷
戴金字純夫湖廣漢陽人由

官大理少卿兵部侍郎
進士五年至條陳鹽法
利病無慮數十其最切要者凡十二焉曰通鹽法以
資民用曰處逋課以便商竈曰處鹽價以立定規曰

清報中以立限期曰節財用以厚國儲曰慎理財以
重任使曰立分司以專職守曰慎考察以昭公道曰

鑄盤鐵以資貧竈曰重死刑以伸律意曰慎充軍以
申舊例曰懲積弊以清賊罰並見俞允行之江淮

稱肅清云歷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由進士六
官兵部尚書

飭司屬重教養為首務其禁私取必先約束官軍之
倚法為奸者及議掣摯則又誣詢慎重必求所以利

於官不病於商者始行之蓋真竭心思以奉職者矣
會諸生請禁淫祠即令所司首撤五司徒銅像以祀

安定胡先生於中改東嶽廟以習至聖先師祭樂廢
天妃宮以增築鈔關公署及毀州縣淫祠無慮百數

僧尼道流惑眾獲利者悉抵於罰士論稱快竟以勤
政勞瘁疽發背而卒屬續前一日召屬官遺語其家

大畧述已生平力學守官之事欲令子孫知而法之
語詳馬湖縣傳中其稱先生崇正辟邪一念耿耿至

死不忘為篤志力行
李佶字子建四川金堂人由進
之士可謂知先生矣

諸淫祠不當祀者會以疾卒未幾郡邑官復迎五司徒像于故廟中公繼其政追惟厥志乃碎五銅像補鑄兩儒學祭器及榜五神不當祀之義以覺民俗趙憲副曰雷君慎官持法嚴重如是其僚友聞風興起卒彰君志真克稱一時

朱廷立

字子禮湖廣通山人由進士八年志存

良風憲哉蓋信然矣經世多所建白疏詳法制志中甘泉湛先生以赴任南宗伯道出淮揚公以師事之秉禮惟慎一時士類

多所感發興起嘗選學官諸生之才者作鹽政志述披載籍博總羣言古今雖務賴以可考焉頃之轉督

北畿學政歷太僕卿禮部侍郎

李士翽

字如翰山東長山人由進士九年至嘗疏重分司以專職

掌處逋課以充邊儲立賑倉以恤竈丁三事稱切要焉歷官副都御史戶部尚書

周相

字君弼直隸吳江人由進士十一年至嘗疏清屯田之湮革報

中之弊酌處勤竈餘鹽以絕興販之私以廣開中之利得旨以為

王橋

字汝濟湖廣京山人由進士十一年至

所言切中時弊

陳鎬

字美中湖廣郴州人由舉人十三年至

徐九臯字遠卿浙江餘姚人由進士十四年至首疏定鹽價收餘

鹽二事商竈德焉政暇修復維揚書院拓建仰樓於甘泉山館自撰序規拔庠士之穎異者講學其中

陳蕙字邦馨福建晉江人由進士十五年至風紀嚴肅人莫敢犯

洪垣

字峻之直隸婺源人由進士十六年至鹽法修明尤重教化嘗訪藍

田呂氏鄉約立諭正副使勸誘亭民一時飲博之風為之頓息以劾考功郎不法事遷

溫州知府歸教授生徒以自給

吳悌

字思誠江西金谿人由進士十七年至首議革竈民雜差濟諸運道之塞淤者

時潮變弱男婦乃疏留餘鹽銀五萬兩發儲穀三萬七千四十四石賑之又與運使鄭漳

焦璉

字子重直隸涿州人

議創避潮墩於各團竈業賴以復焉

由進士十九年至值潮變初平後乃繼吳侍御上陳災異乞賑卹疏招撫逃移及投充民竈六百四十餘

名給娶竈婦二千三百餘口創鹽課司十有一區築避潮墩二百二十餘座稱惠焉

胡植

字立

西南昌人由進士二十年至鹽政修舉官民胥飭嘗
主裁郡乘文獻賴以有徵養病乞歸起巡按北圻轉
督理南

圻學政 **徐鶴齡**字仁甫浙江海寧人由進士二
道字叔魯遼東人由進士二十三年至嘗陳鹽政六

事一曰歸代辦以復舊額二曰清草蕩以業貧竈
三曰均掣放以便商民四曰嚴巡緝以絕私販五曰

優竈丁以培國課六曰修隄堰以防潮患咸允行之
劉存德字志仁福建同安人由進士二十四年

至敷陳鹽政切中機宜遷松江知府 **謝應**
徵字徵夢直隸華亭人由進士二十六年至嘗疏革

重役以蘇竈困廣儲蓄以備賑濟革冗員以省糜
費皆切 **陳其學**字宗孟山東蓬萊人由進士二十七

務云是年夏苦雨行潦濘淖猶躬 **楊選**字以公山東章丘
歷諸場詢察竈隱不少懈云

年 **高鏞**字景甫四川內江人
至由進士三十年至

間以都御史清理諸司鹽法巡行及兩淮者凡六人

曰耿九疇字禹範河南盧氏人由進士任禮科給事

運司同知性節儉嚴潔世味澹然尤慎交接苞苴不

通臨政論事必辨是非審邪正既有定見執行不移

御下以肅吏胥素不檢者畏服公正怙怙無敢少肆

豪商勢宦有事鹽政一以尋常遇之不假容色以故

見者亦凜凜無所逞志嘗條奏鹽法便宜數事皆見

允行率著為令後遭母憂服將闋場丁數千人請

闕請留乃進運使以十年復任政守如前廉名益播
嘗坐水旁羨水清漪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清後
因守正被讒構逮京師上知其冤釋之超拜刑部
右侍郎是時同知葉思銘與公同心出政亦在譴及
被釋回公送別都門諄諄教以毋因挫改節語在葉
傳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整理兩淮鹽法至則賑濟
貧竈釐革積弊命補逃亡清出軍民侵占草蕩以歸
諸場善政既多賢聲益懋轉右都御史南京刑部尚

書卒謚清惠名臣言行錄贊其
 直以摧奸廉以結主信哉
 李嗣字宗述廣東南海人由進士弘
 治元年以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至首疏免追補以
 恤竈丁減勸借以蘇商困黜奸頑以免擾害三事
 允行之復疏立通關以防詐偽設衙門以崇憲體嚴
 黜陟以稽勤怠定鹽囤以便查盤稽囚徒以立鹽價
 立查盤以革刁蹬又請以進士除副使判官及
 徙白塔河巡檢司於灣頭多所經畫後以病乞歸
 王璟字廷采山東沂人由進士歷僉都御史以弘治十
 四年至條陳鹽法七事曰恤竈丁以固鹽本日寬
 代支以慰人心曰挨年次以便收支曰治無藉以祛
 商害曰併食鹽以溥利益曰清透派以平商怨曰禁
 夾帶以杜私販寬代支清王瓊字德華山西太原人
 透派遂著為令今行之
 王瓊由進士正德二年以
 僉都御史至條陳鹽法五事曰禁越境以通商販行
 實惠以蘇竈困定勘合以一事體停開中以濟虛課
 原人情以行法令又以鹽引開中率多折色非所以
 實塞下也乃特上重邊餉以防大患疏識者謂其窮

本達變為經國之遠
 圖云累官兵部尚書藍章字士以刑部侍郎兼僉都御
 史正德十年至嘗疏禁提單定掣數點
 商之越次生奸者禁不能行至今守之黃臣字
 都人由進士以副都御史嘉靖十年至
 以運使督轉運事者國初二

人曰魏觀字杞山湖廣蒲圻人以徵聘起與劉基宋
 州學正歷國子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

鹽運使入為起居注建大本堂命觀侍東宮講
 說累召對皆稱旨遊內苑賜燕紫閣受詔

賦詩述君臣同遊之盛獻之錫之制誥有曰爾觀學行
 序其事項之轉太常卿

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課勞勩
 茂彰頃居翰苑日記言動屢進

梁春以通經薦永樂
 謹言朕心嘉悅歷官國子祭酒

間凡三人曰蔣廷瓚歷官工部侍郎徐茂泰歷官兵部侍郎何士英

浙江東陽人舊志稱其清厚恭謹臨政明達務持大體任九年考績商民保留復任至宣德七年致仕歸

宣德間凡一人曰白琛八年正統間凡二人曰嚴真

浙江奉化人以郎中陞任嘗建**耿九疇**詳見都御史類**景泰**

間凡二人曰崔璵字文玉順天宛平人由進士以夏

時字子寅山東人由**天順間凡一人曰崔能**字用賢

原人由貢士**成化間凡五人曰謝爌**浙江臨海人由

以郎中任年陞任舊志稱其才足治**延祥**順天宛平人由舉人

頗嚴能御史陞廣東參政**歐賢**廣西蒼梧人由進士

運使九年轉任條陳鹽政六事咸允行之**白**

行中陝西清澗人由舉人任本司同知十年**袁江**字自

任舊志稱其奉公守法陞四川參政**弘治間凡三**

人曰王弘山東文登人由進士歷

士累官至順天府丞七年謫運司同知九年陞運使

器量宏深綽有才望司事稱治商竈悅服嘗躬視儀

真掣所擇經紀端謹殷厚者令以司衡纖毫無敢低

昂弊清政舉監臨侍御咸信重焉然尤留心學校賓

禮賢才創正誼書院拔商竈子弟延師講**唐錦舟**字

學於中人才多所成就仕終工部尚書**正德間凡七人曰楊**

載四川達縣人由進士以戶部**正德間凡七人曰楊**

奇字秀夫山西壺關人由進士以嘉興知府元年**呂**

任臨事明敏庭無滯務未期年陞浙江參政

賢字邦祐直隸真定人由進士以戶部郎中二年任

操心仁恕才器老成雖多務紛劇裁決裕如陞山

西參**畢璽**揚州府同知六年陞任**張偉**四川內江人

政

任胡軒浙江餘姚人由薛登字全卿直隸魏縣人由

年陞李銳字抑之江西安福人由進士以岳州府知

任以正法裁之書牘請託悉謝弗受諸豪猾譁然羣起

而咻之騰謗造誣思為中傷畧不為動久之咸怙服

是輩恣肆日夕盤結糾附屢乞餘鹽以規厚利鹽法

為之阻紊公乃召商增價自領所割餘鹽轉貨之商

咸悅赴諸豪猾奸計遂沮卒著為令商通課足鹽法

肅清皆公之力也公為人剛厲高峻貞毅慎篤約已

而恕物為政精敏絕人公平無私不主偏重壬午春

入覲京師不持一物入京時青袍革帶人不識其

為方面重臣監鹺憲臣先後更數人各持意向公與

議侃侃不屈一不合即移文求去衙宇蕭然僅蔽風

雨比去衣物篋笥與初至無異司倅屠公軒挺白許

不下人至論公則曰李公心事如青天白日其清海

內少雙又曰吾司廉吏前有耿公後有李公君子以

論為確嘉靖間凡若而人曰李津廣東四會人由

禎字天祐廣東南海人由進士以史紳字道存湖廣

士八俞文曦字懋敬浙江鄞縣范總字平甫遼東瀋

二年以河南知府陞任有惠政十五年遷四川叅政

行商民遮送塞路有泣下者或念公官貧懷金走數

百里追以貽公公卻之絲毫無所取衆復嘆惋乃相

與立祠城南肖公像於中刑部侍郎鄭葉公相為之記

其畧云蒞政之初適鹽法弊壞公私交病公即以家
事治之殫畢心力日夜講求曠隱入秋毫洞察無留
遯有老於商不及知者沿海地頻年災丁竈困踏於
是撫摩若嬰孺賑集轉徙派分逋負寬免重役丁竈
忻之若更生諸商多四方右族挾貲佐邊官司不察
徃徃威辱上下情遂扞格每折閱棄其業去公凡有
呼召必使羣議於庭開誠布公若家人然癘疾痛
必為之處自是諸商入則子趨出則父戴又是時徵

收羨課十倍於前期限促迫答鎖逮之商民愁苦公
力為寬假使魚貫以輸舊一切供億多責店主商罰
無紀公痛革之用惟百一諸場官吏以遠僻多貨取
者公處之若和而約之實嚴畧不假借眾始或對終
賴自全南北冠蓋經揚地者往來旁午交不以幣書
籍果茗而已伏臘僚友燕會魚肉脯鹽無兼味也公
解雖圯不輕葺治私居服食粗糲自安至于興革一
政必諮詢精允然後入告憲史諾而行之皆美意良
法人不知自公出者公亦不自以為有間或意見少
殊必屢執以告涉忤弗惜通泰河淤舟不可運需費
無算則勸商督竈疏決盡通公私利之商竈有訟折
以數言盡得其情由是民間訟獄多就以質成者三
年政治上下胥服誦之者曰范來早我人飽范 鄭漳
來遲我人饑此可占民情云歷官兵部尚書 鄭漳
字世績福建閩縣人由進士十六年任時值海潮之
變公親詣埤場收諸溺死男婦櫬而瘞之令諸場使
春秋祭以包夫餘鏹與吳焦二侍御議留羨課數萬
金賑之且為築避潮墩於各團埤民存歿咸賴公寧

焉歷陞應 李邦表 字正甫四川定遠人由進士二十
天府尹 一年任律已守官廉靜峻潔雖與

顯貴人論有不合亦厲聲 高鸞 字應治直隸永平人
對之無所懼以養病乞歸 由進士二十三年任

長厚明哲吏事精敏商 洪富 字國昌福建晉江
竈咸宜之遷湖省參政 人二十七年任 應鳴

鳳 字 浙江西安人由進士 陳暹 字德輝福建閩
以饒州知府二十八年陞任 縣人由進士二

十八年以安慶 同知轉運事者國初凡一人曰張翀

山西榆社人由進士任御史有聲 大誥內有曰御
史張翀不愛錢者即其人也陞四川按察使謫本司

同知尋陞運使靖難兵至翀以首出 永樂間凡一人
輸款授揚州衛指揮同知遂家焉

曰王幹 八年 宣德間凡四人曰劉永賢 五年 張翔 六
任 任 任 任

任 盧亮 福建政和 于庭頤 浙江臨海人由 正統間凡
人七年任 進士十年任 年

二人曰謝衡

浙江仁和人由進士二年任

葉思銘

字克新浙江義烏人由舉人七年

年以前軍都督府經歷陞任專理掣所事時商人多特賄賂奸法以規利公至奉法惟謹每臨掣所防範甚肅雖豪商巨賈不少假以辭色有以玩器投所好者公按如法自是苞苴絕不敢入公門時耿清惠公為運使與之同心協恭不畏強禦夏月與清惠公以公事坐茱萸灣上飲水而甘之曰此水甚清時有童子應聲曰此水清不如二使君清也後被讒俱逮繫京獄上知其冤釋之耿超陞刑部侍郎公復任耿錢公于郊撫其背曰賢弟賢弟慎勿因一蹶便改舊節公謝之及復至益勵清介羣商悚服然以氣節自負不能善事上官歷官六載雖勞績懋著而薦剡不及焉遂乞致仕未歸而病卒其子奉其柩卜葬於揚之保障河旁諸孫蕃衍有以進士起家歷官按察副使聿修厥德無愧於公之賢聲者

凡三人曰田嵩

直隸霸州人元年任

閔寬

江西浮梁人由舉人十六年任

鄭愷

四川廣安人以壽州知州二十年陞任

弘治間凡五人曰蔡元美

福建莆田人

人由進士

侯明

河南洛陽人由進士九年以邠州知州陞任舊志載其兩知劇縣及領二

巨州其才識可槩見矣守官清苦及卒囊無羨貲士論多之

黃琳

浙江錢塘人由舉人十二年任

奉職循謹

黃琪

字文瑞順天大興人由進士十五年任遷山東運使

西慶陽人由進士歷山西按察使十七年謫任歷官戶部侍郎

正德間凡九人曰李

宗商

字尚質直隸樂縣人由進士歷行太僕寺少卿元年謫任仍正四品俸後致仕去

劉汝

為

字廷宣直隸唐縣人由進士歷戶部員外陞任後致仕去

使四年

馮永固

字重器山西陽曲人由進士四年任

解經

高陵人由進士十年

祝濬

江西玉山人由進士十一年任

楊珽

山西忻州人

人由舉人**邵有道**江西都昌人由進士十五年任性
十三年任坦率居官介直不敢干以私陞延

平府**嘉靖間凡若而人曰林有祿**福建莆田人由進
知府士元年任居官清

介關節不通鹽商有因門役以行賄者**朱冕**順天府
覺之併置諸法人皆畏懼遷知府去大興人

由進士元年任性朴直自奉儉約不以家**曹蘭**陝西
累隨任惟老僕服役而已人稱其狷介咸寧

人由進士四年任**劉璣**字德夫錦衣衛籍陝西藍屋
歷官副都御史人由進士四年以工部郎中

陞任轉長蘆運**王袍**字子章浙江山陰人十年任
使歷官布政使**魏文相**字體元雲南大

理衛籍江西建昌人**胡瀚**字新甫河南洛陽人十年任
由舉人十二年任**孫廷相**

字子忠陝西平涼人由進士十五年任**祝詠**字鳴盛湖
任操修清白戶役草蕩賴以均平廣桂陽人

由進士以給事中遷**白濟**字子深廣西臨桂人由進
太平知府十九年任士二十年任政多平恕商

龜德之陞**陳文浩**字性廉靜慈祥嘗署司篆立秤兌亭
開封知府福建閩縣人二十二年任

於兩墀俾諸商自視衡平不使逸入時羣商為飛語
所中御史治之幾沒鹽二萬餘引公從容申救得白

密察諸場稽課給賑及官吏侵漁弊源為畫一法請
於御史釐革之銷解餘鹽價及諸賊罰羨金六百餘

兩帑贖逸金五千七百兩有奇咸呈作正額齊侍御
深嘉之運長李公稱其守官如水決事如流咸以為

稱情云然尤好施與俸資不足以禮過客至鬻衣帶
供之揚士王儲貧而好學公賢之徃造其廬共話啟

屋中雨蕭蕭下公以俸金為補葺之商人有以入粟
拜官者諸大夫士咸與抗禮公不少假以辭色公起

家進士歷官既久乃遷**徐九臯**字雲南官籍湖
程番知府人皆惜之廣沔陽人由舉人二

十四年任**朱同芳**字浙江餘姚人**方啓參**字叔前湖
由舉人二十六年任廣巴陵人

十九年任**副使則曰党忠**宣德六年任**柴秀**陝西洛南人
由舉人成化

四年以知州改任 **金鼎** 浙江錢塘人由舉人成化十年任舊

多如三丁一在十戶九貧之 **孫進** 直隸東鹿人由舉人成化十四年任

句意雖淺近頗切竈情云 **陳宣** 江西南昌人由舉人成化二十年任舊志稱其存心忠恕

才猷敏捷程課無 **萬福** 江西進賢人由進督課 **況滋** 江西高安人由監生弘治元年任

志謂進士除副使自福始 **魏祿** 山東賓州人由監生弘治九年任 **曹**

以課最望南京刑部郎中 **豫** 字立之雲南臨安衛人由舉人弘治十年任存心

慎密歲額雖盈而竈不困嘗於所部十場運河置 **王瑁** 順天固安人由

椿壩以遏私販興水利造梁葺 **夏麟** 順天大興署無所擾於公而事成就焉 **張璿** 直隸南皮人由舉人弘治丁歸 **夏麟** 籍江西新

喻人由舉人 **劉讓** 字堯仲江西新昌人由舉人弘治正德二年任本司判官正德五年陞

任居官廉白取費於家捐所得俸資置 **趙瓚** 雲南太

出供祀董子後與夏麟相繼致仕去 **閻邦重** 山西壽陽人

舉人十年任 **王用予** 山西汾州人由 **吳望** 江西餘干人由

年任 **劉大清** 字思憲福建莆田人 **黃錡** 直隸東流人由

任 **徐元祉** 字良甫陝西秦州人 **張祿** 江西

年任 **呂麓** 江西進賢人由 **陳价** 河南汝陽人由進

安福人由官生 **郭俊** 山西陽曲人由舉人 **今任劉元婁**

二十三年任 **郭俊** 山西陽曲人由舉人 **判官**

字子含河南鄆城人以尚寶公死諫忠恩廕入 **則曰楊陵** 宣德四年 **王通** 五年 **崔友智** 正統四年 **薛華** 五年

任 **蘇殷** 龍溪人由監生 **徐海** 直隸任丘人由 **張紀** 河南

人成化十年任 **李森** 十二年任 **梁潔** 廣東澄邁人十四年任 **畢綸** 江西弋陽人 **楊**

璣 直隸開州人 **王秉彛** 四川內江人由進士以上並十四年任 **張璇**

湖廣湘潭人由進士 **寒貴** 四川大寧人由監生 **徐鵬舉** 字九

川瀘州人由進士弘治二年任先是南工部主事夏

英建言運司同知當選年壯廉潔之士副使判官亦

當以進士英俊者為之是時戶部侍郎李嗣以清理

鹽法至亦奏云分司官當如英所謂由是鵬舉始以

進士除判官政理文彩燁然有可觀者嘗以所部鹽

場建立社學延擇明師以教竈民子弟自作學訓示

之俾知所向禁喪葬不許為浮屠事清蕩地集逋竈

亭民安焉暇日採文獻興除諸典故創運司志未脫

稿墜太僕寺丞去凡司事今 **王宸** 四川安居人由

有可考者皆鵬舉之力也 **袁雲** 直隸棗強人由監生十二

陽良 江西泰和人由 **袁雲** 年以詹事府主簿陞任通

達世故督 **嚴蘭** 河南扶溝人由 **宋昂** 直隸定興人由

課得宜 **黎岳** 廣東德縣人由監生十 **朱紀** 陝西涇陽人十七

毛翔 字儀鳳四川內江人 **劉仁** 字德元山東益都人

渾源 **聶升** 正德間任 **謝貴** 江西新淦人由 **黎磐** 廣東電縣

七年任 **劉文瀚** 湖廣沅陵人由 **聞人韶** 浙江仁和人由

任 惠政太僕盛公 **夏邦謨** 字舜俞四川涪州人由進士

為撰去思碑 **陳珪** 福建閩縣人由 **丁瑀** 陝

通州知州累官布政使 **張秉彛** 河南鄧州千戶所人 **呂憲** 直隸

副都御史吏部尚書 **陳珪** 監生十三年任 **呂憲** 蠡縣

蒲城人由舉人 **屠應埏** 浙江平湖人由進士嘉靖元年以

人由舉人 **屠應埏** 禮部主事謫任歷官按察司副使

十六年任

張鉞陝西咸寧人由舉人
丁鎬山東東平人由舉人並三年任
譚純字粹之浙江義烏人

由舉人
林檣福建莆田人由進士
羅國寶字宗善廣東四會人由舉人並六年任

劉芳字景春浙江新昌人由舉人七年任
馬負圖字景祥雲南昆陽人由舉人十年任
劉

夢魚山東汶上人由監生十一年任
李勳山東東平人由監生十二年任
程綬字德仲浙江

江蘭谿人由進士
于彪字宣威江西新淦人十二年任
王冊字廷議山西陽

曲人由監生
黎琳字廷獻廣西藤縣人並十四年任
張禹弼山西定州人由舉人

十五年任
韓守彛字宗道四川眉州人由監生十六年任
陳念字功甫湖廣麻城人由進

士十九年任
郭文仰江西萬安人由監生
杜欽德江西清江人由舉人並二十二年任

素才字用之江西宜春人由監生二十三年任
聞人惠行字姚人浙江餘由進士二

十五年任才智
王守經字與時山東萊蕪人由監生二十五年任
冉崇儒

敏捷文彩煥然
河南中牟人由舉人
今任李同字介夫山東東阿人由監生
吳超字文

升浙江秀水人由舉人

或謂官蹟之紀訖於司佐諸治屬莫與焉者何曰文

獻之失傳也尊者且不可悉矣況卑者乎然要亦無

赫赫之聲焉耳曩六廣文嘗以主試謫場使矣若陶

悅之正周鑛之雅謝聰之文彩亭民且熏德而良焉

此其人之賢又未嘗以位之卑漸滅無聞也由斯言

之雖一民尺地莫非所當慎治焉者惡可以秩微而

遂付之匪人哉

兩淮鹽法志卷之十

兩淮鹽法志卷之十一

雜志第十二之一

災青洪武二十三年七月秋海潮泛漲決捍海堰溺呂

四諸場鹽丁三萬餘人景泰五年五月大雪七月復

大雪冰三尺強海涓凍結草樹萎死成化二年七月

六日潮決捍海堰六十九處鹽丁溺死者二百四十

有七人六年秋大旱河竭鹽車聲亘數百里不絕越

明春三月始雨二十年秋距二十有一年冬不雨鹽

河龜拆斗粟易男女一人正德七年秋七月夜颶風

湧潮墊民廬舍溺死者凡千餘人嘉靖元年七月二十有五日風雨大作火塊相雜而下者徹晝夜海潮湧溢竈舍鹽丁漂沒莫知所在十八年閏七月三日海潮暴至陸地水深丈餘漂廬舍沒埕場損盤鏹竈丁溺死者凡數千人東洲崔公有哀颶潮詩詩凡五章其一

今歲東隅阨傷心北海翻萬民葬魚腹百里化龍門灑血悲親友無家問子孫寄言當路老早為扣宸闈其二盡日蛟龍鬪俄時天地混丈濤從北漲萬戶總南奔赤子隨魚鱉紅流失市村有生知亦死何計覓饗餐其三晝吼如雷雨旋翻過屋濤兒沉父莫救夫失婦空號梁棟浮輕葦牛羊傍九臯哀哀殘喘者誰為贈禘袍其四薄命嗟群鬼求生盡失謀幾人能抱樹無數任隨流形改何從辨骸沉誰為收豈知殲戰

伐青史亦名留其五潮回無綠野禾穉盡黃雲夜哭喧新鬼孤行寂故群未鋤農失業鷄犬野無聞皓首時東望沾中對落暉昔越裳黃髮以海不波溢而知中國有聖人蓋水以潤下為性惟聖王在上調變有人則二氣和五行順水奠坎位而終藏萬物之功成矣霧水溢逆奚由而致之哉然降祉貽割仁愛同機雖堯湯不免水旱之虞焉是故惕然而不敢有所委者聖人自愛之心也

祥異成化九年伍祐沙溝寨獲白兔弘治十一年運司廳槐產白烏南司馬倪公岳為畢運使亭作瑞鳥序

倪序曰鳥以瑞名志非常也莫黑匪鳥而有白其雖非常鳥也斯謂之瑞歟粵稽古昔乃若國君以之紀元孝子以之名邑詩有爰止之瞻傳有人屋之愛而或者遂謂鳥之靈大者鳳小者鳥則鳥之重於他鳥亦久矣兩淮都轉運使濟南畢君嘉會嘗植槐於廳事之前有鳥來巢其顛今年忽產二鳥一白一黑取而畜之馴擾不驚維揚之人咸以為瑞或曰君廉於守已清白弗易其操其徵則然歟或曰君明於燭理黑白弗混其施其徵則然歟於是相率頌歌之裒輯成卷鄉友貝君珙持以畀予且道之故遂需一言弁其端夫凡物世以為瑞者必有其時得其人而出而後足以為瑞故麟之出於春秋厄於鉏商雖曰非瑞亦可也方今 聖明在御德被萬物生生育育各遂其性鳥之為瑞於斯時也固宜畢君起家高科駁歷顯宦攷功著綜覈之明京兆敷豈弟之化迨司國鹺清慎明決富國裕民精強有為則鳥之見瑞於斯人也亦宜況夫古之善政固有以孚草木格鳥獸者史冊炳然具可稱述然則茲鳥之為瑞將表著畢君之

政績以與古人媲美於無窮者豈偶然哉抑昔嘗有賦靈鳥以喻賢執政者蓋假物託辭以致意焉孰若茲鳥駭異乎見聞超軼乎往牒遂為希世之瑞若此豈無能言之士執筆為賦以揄揚畢君之賢者乎豈但頌歌之而已予雖謇拙尚能拭目以俟孫蔓賦云鳥形本黑今白何居呈祥也物恒有於天下不謂之祥白鳥非恒有者也斯鳥有慈孝之名白為真正之色乃生於兩淮離臺之槐上蓋使相盛德有以感之也使相畢公嘉會天性仁孝操履潔素昔丞輦轂之下純政如璧邇來益瑩然絕瑕茲白鳥之祥所以生也縉紳士咸為詩文以揚厲其偉績爰命予作賦予安敢以白雪陽春之艱于賡哉迺擬為之賦曰大明之世四靈畢至白鳥未嘗與之並驅匪若鳳麟之九包而四趾匪若龜龍之變化而先知然則何以謂祥之上為物之殊也耶彼之四靈咸若 聖皇之都此一瑞間生使相之居其性也天生反哺其形也雪色鍾儲皜皜稟西方之正色洗洗呈中土之嘉謨瑩然和璞隋珠之並映湛若冰壺秋月之相孚晴凝金

粟之點喙經彩筆之糗足濯十洲之水羽含滕六之
圖毓秀於瑤池之地孕精於閨苑之區熒熒玉潤煜
煜霜鋪翥青霄而有耀照白璧而無汚斟甘露以滌
質浥沆瀣以為膚其生也固由乎天造其兆也豈賴
於人扶是皆由乾坤化育之至潔而為盛世治理之
頑符也群虫噤而不敢躍百鳥喑而不敢呼不淪不
猶不狘不偷赤鳥紀孫皓之歲神雀悞黃霸之書胥
不可動後世之稱譽斯鳥也使軒轅得之抑何羨乎
白澤武王見之亦何警於白魚惟見詠於唐張說之
手筆再見賦於金文靖之廷俞吁嗟白鳥形雖眇而
性則孝慈不謂之祥於四靈矣乎是乃 仁聖至德
之廣運使相素行之感敷一孝至而百物備一白生
而萬汚除行將為一代之夔益弼 九重之唐虞心
對日月上名與天壤俱亂曰白也鳥兮感召清白之
醇儒兮拯兆民之汚濁兮立貪墨之懦夫兮副天下
之大望兮以見古愚生之不迂兮孫鳳儀詩云瞻彼
鳥兮黑白同乳造化呈祥秀孕淮浦赤喙金睛雪翎
霜羽彼蒼鑒之休徵曠古慈孝格天瑞生堂廡遠近

騰懼士林快覩鶴唳鵬搏麟蹲鳳舞為物之常在所
不取黑鵬赤鵲黃鶯綠鷓為色之常云胡足數惟斯
鳥兮百鳥無伍號厥色白璞寶初剖表公之清蚤丞
天府道既大行左理中土旌公之德恩敷鹵戶元元
感戴如恃如怙昭公之才惠及商賈奸讐斂跡畏變
如虎兆公之行喬遷台輔大需傳霖厥施斯普胤公
之後子孫接武身際清時手持繡斧王遷詩云白鳥
白鳥真奇哉生向離司廳事槐霜毛雪羽時毳金
睛赤距聲如孩孕靈鍾秀天所培信知此鳥非凡胎
使君素抱公輔才暫施清澤濡離臺仁風到處蘇草
萊昔時貧寵今餘財上天降此 嘉靖十年夏五月二
禎祥來用兆 寵命登三台

十有八日草堰五色雲見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何槩

卿雲出自西南拚茶場使周鑛獲白兔

黃巢張士誠外傳黃巢曹州冤勾人以販鹽為生往來

淮海間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饑爲盜河南尤甚初里人王僊芝尚君長聚盜起於濮陽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引衆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朝廷以王鐸代宋成爲招討收僊芝斬首獻闕下先是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率部衆入崮岬山黃巢與其弟揆鄴等數千人依讓月餘衆至數萬官軍加討屢爲所敗尚讓乃與群盜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徒黨旣盛與僊芝爲形援及僊芝敗餘悉附遂南陷湖湘據交廣復北踰五嶺犯江湘侵廣陵渡淮

而西陷洛陽攻陝虢入潼關燔掠西市廣明元年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開遠門出趨駱谷諸王官屬相次奔命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在京兩班迎賊灞上旣入春明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黃王爲生靈不似李家不惜汝輩但各安家巢遂僭天子位國號大齊年稱金統中和元年二月鄭略馳檄告喻天下藩鎮諸侯勤王之師四面俱會三年李克用乃合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由光大門入京師賊巢乃悉衆攻陳州營於城北五里爲宮闕之

制曰八僊營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數十州
畢罹其毒賊圍陳郡間月關東仍歲無耕稼乃俘人
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砮爲巨碓數百生納人於
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四年諸侯之師復集
敗賊於大康俘斬萬計據其壁賊大恐收軍營於故
陽里官軍進攻大雨震雷平地水深三尺壞賊壘賊
自離散官軍追討賊無所偶其將尚讓等各率部衆
納降巢奔入泰山至虎狼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
鄴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第九四與弟士義士德士信
並爲鹽舟綱甲兼業私販先是黃河變遷至正十一
年役民治河民不聊生因起爲亂王克柔者亦泰州
人家富多結游俠將爲不軌高郵守李齊收捕於獄
李華甫與麪張四素德克柔因謀劫獄齊置克柔於
揚州招華甫爲泰州判四爲千夫長十三年華甫與
士誠同謀起事未幾士誠與其徒十八人殺華甫併
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爲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
元天祐設官分截要衝南北梗塞元立淮南行省於

揚以扼其勢旣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
黨士誠卒不降竟殺李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殺
行省叅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士誠退還高郵九月
又攻破揚州適湖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乃復退
丞相脫脫總大軍攻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
亡在旦夕會有詔以脫脫師老罔功安置淮安路賊
遂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負不平者盡散去或相聚
爲盜江陰群寇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殺英
英乃就招安爲判官州僚惡英自行省云英謀反省
差元帥觀孫厭境英賂觀孫乘間逸去過江求救於
士誠士誠疑弗聽英乃盛陳江南錢穀子女玉帛之
富以動之於是先遣士德率衆擊橫柵渡鎬山十六
年正月攻破常熟吳江屯嘉興旋抵松江二月據有
平江路劫掠姦殺慘不忍言崑山嘉定崇明等人相
繼來降毀承天寺像爲土宮易平江路爲隆平郡立
省院六部百司幾月進攻嘉興易常州爲毗陵郡分
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二月士誠來自高
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爲天祐三年

國號大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術人李
行素爲丞相第士德爲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爲
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爲左丞鎮吳興史文炳
爲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十一月 天兵取常州十
七年攻長興士誠將鈕律降乃取江陰士誠寇常熟
廖永安大破於福山港中山王達分兵絕太湖遂取
宜興士誠遣將據毗陵達圍之乃遣士德來援戰敗
就擒士誠窮迫願就省相招安十八年元赦其罪以
士誠爲太尉開府平江其衆授爵有差十九年元遣

使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歲運
粟十餘萬至燕京二十年士誠復遣李伯升寇長興
開平王遇春追擊之二十三年士誠自稱吳王請命
於元不報自是徵糧不與二十六年 上以榜諭浙
西數士誠八罪八月大將軍達副將軍遇春帥師二
十萬南伐 上戒以毋肆擄掠妄殺戮毀廬舍丁寧
全士誠毋冢師至太湖敗士誠軍焚戰舸千餘艘及
積聚甚衆於是兵集城下四面築合長圍架木棚與
城中浮圖等又築二臺以俯瞰城中號爲敵臺上置

火筒及襄陽礮礮風扇人百里皆死吳元年六月士誠覘城東軍整乃突出閭門將衝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乃合戰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無數士誠幾溺匍匐入城少頃復出胥門兵銳甚士信坐城樓呼軍少休遇春乘其懈怠擊大破之士信據銀牀與偽叅政謝節啗桃有飛礮碎其首死九月達兵破葑門遇春破閭門士誠迎戰不能支從數騎遁歸府語其妻劉氏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劉乃積薪齊雲樓下驅婦女上令養子辰寶舉火焚之劉自經死左右皆散士誠獨坐室中達令李伯升諭意士誠距戶自經伯升敗戶抱解之復甦潘元紹繼至勸士誠士誠閉目不語昇入舟俘于京自縊死士誠產自鹽場而巢亦敗鹺青淮間固萑葦賤豎也一旦迫於饑荒窘於法禁起而寇數長驅乘機返會遂僭稱王號使五輅蒙塵萬姓流毒者凡若干年語云蟻穴壞隄不信然哉

山類淮南地衍惟通有狼塔劍迹諸山餘皆土隴淮以北之山蓋自岱嶽而南止於淮海者皆石山曰中洲

山西溪鎮北范文正公築高可以望海山倉後上有

望海山見海上多竹木為一鎮形勝

泰山豐利東嶽廟後高土山石港東上馬家區

亭二丈廣五十餘丈有觀音堂

土山餘西東山呂四南相傳宋淳熙中孫道人戴青山

舊海門西没于江僧淨安復築於呂古婁山餘西海

四王竈境初淨安師戴青築因各

人取蛤進鮮積殼成阜圍廣沙岡新興南長上岡中

三每晴霽瑩然潔白如石

岡下岡廟灣射陽湖南長亘十里有泉如飴附虎墩

相傳呂洞賓四遊於此故以凡十有三是為淮南之

名場放鶴田即其遊處也

山曰蘆石山比莞瀆西陬山東陬山莞瀆海灘上小麗

山莞瀆西園悠路山丫路山海邊曉星山板浦招山

板浦栲浮山板浦伊蘆山龍潭禱雨輒應廣琛禱雨

秘灣東有感贊白龍宮殿山西阿竭來禱雨登嵯峨善哉青

眼律師子香浮石鼎焚百和大悲神呪秘密語潮音

諷誦翻鯨波遏雲魚梵震天地三歸依受佛尸羅聖

賢吟蠻見形象池穴中出情無那卜期擇吉兆三日

沛然膏霖流霧靈萬方澤被既霑足四海之內亡干

丙午續志卷之二

九

一

丙午續志卷之二

一

一

舍又名栖 **朱紫山** 徐瀆東北有紅崖丹碧海 **蒼梧山** 雲牛梧嶺

徐瀆南有九嶺 **溪雲山** 朱紫 **馬鞍山** 朱紫東與 **虎山** 形如九疑因名

馬鞍山 **龍山** 虎山 **弁霧山** 虎山東北上有雲 **華蓋山** 霧

東形如 **沃壤山** 華蓋北近石城 **平山** 徐瀆東與 **孔望** 傘蓋

山 徐瀆西南海 **凡二十有五則** **淮北之山耳** 邊下有龍洞

水類兩淮古稱澤國其渚澤匯流非齟舟所歷者有湖

曰小西湖 富安 **仇湖** 小西湖旁 **蔣家湖** 富安 **射陽湖** 廟灣

大湖 莞瀆西南 **沃陽湖** 徐瀆 **河曰南新河北新河** **仲家河儀**

家河 俱富安西 **大團河** 東 **忠義河** 西溪鎮隋賀若弼

海寇至此不 **辭郎河** 西溪西南相傳董永與天女 **勝** 戮一人因名

駕河 丁溪南偽吳張士誠起兵 **軍捕河** 丁溪西士誠

遇官兵捕敵 **吉家河** **羅家河** **鐘家河** 俱在伍 **蕩曰天**

鵝蕩 廣界安豐 **虎豹蕩** 小海運河岸東地多 **蓮藕蕩** 又名西荒蕩

料角嘴旁地廣多 **黃連蕩** 豐利 **龍窩蕩** 伍祐 **白水蕩** 呂

葦為麝鶴所萃 **莎蕘蕩** 伍祐 **牛角蕩** 廟灣 **黑魚蕩**

徐瀆 **溪曰西溪** 卽晏溪在何梁宋晏元 **泉溪** 劉莊 **珠**

伍祐 **狗溪** 伍祐 **池曰鳳凰池** 一在富安通遠橋 **阿玉**

池 富安崇 **小海池** 西溪 **天池** 草堰 **塘曰蓮塘** 富安市

浣雲塘梁梁灣曰葦灣西溪東堰內相傳有異月塘

灣一在富安大聖寺西一在安豐王心齋祠前毛家灣掘港賣魚灣石港東宋

文山公詩云風起千灣浪潮生萬頃沙春紅堆鱗子

極目是潭曰龍潭富安一呂四旋潭拼茶中白龍潭

烏龍潭板浦伊汀曰小汀富安虎東汀莞瀆港曰鱖

魚港富安西蓋子港丁溪運血塔海沙港鈎鱉港

丁溪大貼港掘港曲曲港西亭進鮮港一在金沙一在

此出橫子港劉莊蛤蜊港廟灣青墩港新溝港呂四

黃浦港新港劉莊西北毛蘆港劉莊和尚港伍祐烏港伍祐

南賀家港廟灣灘曰馬家灘角斜費家灘徐瀆溝曰九龍

溝小海南草官界溝馬家溝二溝在謝家溝廟灣張

溝廟灣曰宋家濤掘港曰湯家濮東臺曰大義浦徐瀆

曰料角嘴在呂四此江海交會處江淡海鹹二曰露

御夾在呂四相傳宋高宗南渡經此問所至何地左

夾其地有井曰董井運司儀門內甘泉井

儀真批驗纜絲井何梁西漢董永家貧父亡貸富人

為妻同造主人約織纜三百足以償所貸匝月而畢

遂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帝以君孝遣我助之言訖

遂凌雲而去井即所金釵井西溪鎮市河東天女與

通聖井便民井

丁溪崇真觀內宋寶祐同知樞密賈公鑿德井掘港東營內永樂間

指揮姚麟以地多滷水不可飲齋沐告神得泉甘冽人至今感之故名義井餘中東觀內古

泉井板浦中五顆井伍祐海洲南舍旁余觀諸場重湖巨澤

大者數百畝小者不啻數十畝其諸曲河隄港不與

焉今率棄為水禽之區耳苟緣高因下或匯為廣藪

或衍為平疇教之以種魚稻第收其租課而勿以他

科差擾之利廣而亭民之生不蕃息乎昔武進徐公

為長蘆使出罰陂池黑土壤窪者俾畜魚蝦煙蛤以

足食長蘆人今猶賴之殆古之遺愛與

土產海之產惟鱗介為盛水涯萑葦彌望獸亦往往聚

焉然尤次於鱗介羽族又次之海人熬波暇率事漁

獵乃知海錯之美不特一鱈焉已也鱗屬十有六曰

鰕山海經曰鰕大山細鱗而有斑彩縷而為鯉諸魚

最壽且大其種有赤青白鮑冬月味美俗有鱈肉細

黑黃交人皆以馬名呼之魚寒鮑夏鯉之稱鱈而味

甘有周頌春獻鮑月今季春鮓即河豚海生者微有

脇為西青有二種鳥鮫皮有珠文堅勁可以飾鮓鮓

俱三四月出鱗味美鱈腹中有墨見人及鱈魚常吐墨以混

其身分名海蠔蛸蝦種類至多海人鹽蛇形白如沫

廣數尺無臙腹頭目以蝦為目兩蝦附介之屬十二

其下汎水如飛一名水母又名鮫魚

曰蟬稻熟時始大出各執一穗以輸海神然後任其

人所祭祀之好羞蝻蝻之大小者長尺餘兩強蟥蟥小俗呼

為彭越蓋語偽也二三月出於海塗土人以鹽藏貨之鼈周禮天官鼈人春獻鼈蛭蛭種有

蝻竹蛭沈周云海戶求鮮食填筐管族繁櫛玉蛤蚧

容生摘凝酥怯過燔薦爽山杯後休將蠓蛤論蛤蚧

紫緣者佳梅堯臣曰車螯即大蛤也雉入水所化周

紫緣常為海錯珍禮天官鼈人常取互物以

時筍魚鼈龜蜃煨殼為粉飾面謂之蛤粉王荆公詩

云車螯肉甚美由美得意燔殼以無味棄棄之能久

存予嘗憐其肉柔弱甘咀吞又嘗怖其殼有功不見

論醉客快一噉散投墻壁根寧能為收拾持用訊醫

門吉即蚌長一寸廣二分大長二三寸說文漢律會

蛭稽郡獻蛭醬今海人亦與車螯鹽以為醬耳

羸即螺附殼而行種類甚多周禮祭祀鬻形如便面

二足悉在腹下過海雌輒負雄于背海人取之必得

共雙子如摩閩浙人尤重鬻子醬其珠如粟殼可為

-5 205 45 915" data-label="Text">

冠屈以為杓轅釜輒土蚨出伍祐者獸之屬七鹿禮

寺觀二氏之宮其寺則法雲在運司南迎薰門內晉寧

於此後安復鎮廣陵移居新城其姑乃就舊宅為尼

後改為法雲寺正統間重修寺舊有安手植雙檜唐

-5 180 35 915" data-label="Text">

溫廷筠有詩晉朝名輩此離群想對濃陰去住分題

我鵝黃雀花鷄鶴以充玩餘皆

可為獾毛硬於狐亦麕獐老則牙見於兔冬取者毛

漢以充幣麕外淮人謂之牙獐兔可為筆狐深

裘可為獾毛硬於狐亦麕獐老則牙見於兔冬取者毛

古殿秋深影勝雲一下南臺大聖豐利馬塘俱嘉靖
 到人世曉泉清籟更難聞大聖豐利馬塘俱嘉靖
 七年重修儲太僕巵有記云朝廷賦鹽之處有六
 而兩淮視天下為最兩淮煮海之場二十有九而富
 安視其餘為最蓋其地首領諸場監臨董督號令之
 施必於是始焉而賦之登又足常先富故也富安舊
 有招提一區曰大聖規模固自宏整凡臣民祝天
 子之壽者展敬於斯使者乘輶車勞寄任者管憇於
 斯豪商巨賈能推移有司以便其所營者旅寄於斯
 愚民之見誘知勸見懼知戒者興起懲創於斯實為
 不可無之勝也洪武初燬於災蕩然無一孑遺噫天
 地間事之興廢固有時歷數十年無能有任修復之
 責者景泰乙亥有真益師來自湖湘間徬徨遺跡慨
 然興懷遂謀營之維時金臺巨商許榮挾重貲居止
 於其所詢謀得其悉懽然捐數百緡為之倡由是眾
 競於施師遂取磚甃於陶冶取材木於江湖取百需
 於近市鳩工聚徒力役作勸甫周星而畢功由是巍
 然翼然雲屯而阜突安金像有殿為楹者三丹碧交

煥用以致歲朔虔祝之誠迤兩廡於其後棟宇廉直
 用以棲四方雲遊之侶復構堂於其末中麗小法像
 用以起朝夕勤修之瞻繚崇垣於四周啓法門於一
 錫下至齋舍庖湍廡庫之微亦既具且宜視諸昔為
 益備且美也後數十年師既老慮無以詔後人將嚙
 弛其所成因介友人匡君昂乞言追紀其實嗟夫佛
 氏之是非前輩論詳矣求其要歸彼因以清虛寂滅
 為事者身心且無亦何有於招提之建招提既不有
 又何有於招字之建乎雖然露幻泡影人固知寄無
 於暫有也非露幻泡影則暫求於有而不可得何能
 循入夫所寄之無哉佛氏固不以身心為有學佛者
 不因其遺棄之粗跡而興起其景仰依據之心則如
 捕風擊空愈不知所憑矣況大聖寺之在富安所繫
 非一而為不可無之勝則真益師修復之功又不可
 非議也創成者難為功補弊者易於力欲使後人知
 真益師之勞而圖久者成於易則紀實之言又終不
 容已也姑書以復義阡安豐草堰洪武間建丁溪宋
 之使刻之堅珉云義阡太德間建金鼎詩云草迷江

堰綠如波開拓鹽場歲月多花徑鳥笙和牧笛柳塘蛙鼓雜漁歌春風萬竈鹽丁滷夜雨千艘買客巖官課已輸民樂業底

觀音板浦天順間建安豐成化間嘉靖無善政催科

壽聖淳熙間建三昧即聖果院在東臺范文正國靖和間建

公有高麗鼓詩云十年人已化三昧

國清板浦宋元豐間建廣惠石港唐咸通間建善林板浦正統間建壽安廟

景泰會聖餘東土山上延慶名南寺北寶名北寺廣利伍

寧教新興洪武間建惠勝莞瀆利濟伍祐恭禮臨洪宣德間建大僊徐瀆成化

間建船石徐瀆成化間建僧禪徐瀆天聖間建海清徐瀆景德間建興國徐瀆天聖

建益州徐瀆皇慶間建崇善徐瀆開元間建雲門徐瀆武平間建北寺劉並成化

間建東寺小海洪武間建凡三十有九其觀則祐聖總

東嘉靖間重修伍祐正崇真板浦宣德間修崇寧安

洪武元明梁黎至明真東何黎至栖雲餘中延

上真新興武德間立莞瀆正統間立玉虛小海天禧

景泰玉真板浦嘉靖間修玄妙石港咸通間立祥雲徐瀆凡十有九二

宮之外其廟則東嶽石港咸通間立掘港元和間立

浦宣德間立廟灣弘治間立馬塘臨洪玄帝呂四安

正德間修白駒呂四豐利俱嘉靖間修

間立廟灣正統間立餘西白駒弘治間立角斜止三

德間修富安豐利板浦西亭興莊團俱嘉靖間修

官東臺板浦天王丁溪洪武間修太尉何黎正五聖興莊洪

馬塘伍祐正統間立廟灣白城隍馬塘角斜石港三聖金沙嘉靖

駒成化間立餘西正德間立廟灣成仁威板浦成天齊板浦洪碧霞板浦

修晏公化間立南嶽板浦嘉二僊徐濱養衣徐濱魚骨徐濱保中官路嘉靖

建南嶽靖間建莞瀆景泰間立凡四十有七間守之以巫祝大凡百有七亦

夥矣甚矣海氓之尚鬼而易惑也此無他禍福之說

有以握其樞焉爾使司牧者善必祐之惡必懲之弗

或爽其約則彼氓有不懼而信之以尚其法守耶

在墓凡十有四董永墓在西溪鎮八汊里永父亦葬此地黃耳

墓在徐瀆浦平山淮志云二疏墓在東海平山即黃耳也按一統志疏廣墓在山東嶧

縣三山垆宋沈夢溪辯證亦云承縣東四十里有疏廣墓其東又二里為疏受墓承即今之嶧縣觀此則

云在平山者恐非竇孝婦墓在徐瀆浦巨平山淮志云在東海新縣北二

里鄉人以其孝感立祠塚旁祀之一統志云在郊城東十里孝婦實東海人又祠在巨平山則塚在東海

無疑事見祠祀志繆總管墓在拏茶鹽倉北杭州路儒學提舉卓習之銘曰

生於昌時死於亂離奮身為國發刃曹司不事豪侈不事威武仁為安宅義為正路守鎮有方聲名孔彰

民之恃怙曲盡隄防秦失其鹿四方競逐立言以正奸宄懾伏別駕嘉禾民樂其他百廢具舉功績孔多

調守兩浙水清玉潔化被群黎靡不心悅守正淮揚如圭如璋甘棠遺政德音不忘參與軍政皇國重命

未果其行適際以病乞骸歸家甫及拏茶一息弗來倏爾升遐仗義奮身立功成名仰天無愧俯不作人

善始善終盡善盡美顧左丞墓在劉莊名原元人由人材官山東

立成墓庭以彰忠義

行省 **栢門老人** 墓在伍祐東岡 姓卞氏名元亨隱於東岡依栢為門號栢

門老 **曹都督** 墓在臨洪 名俊字士美贈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馮尚書**

墓 名諒洪武間累官至兵部尚書 **齋隱君** 墓在丁溪 姓高氏名椿學士穀祖穀上塚

詩云百里丁溪路聊為半日延市喧多客貨地僻有人煙細雨纜將霽斜風又作顛先塋供祀畢歸去片

帆 **王薦君** 墓在安豐月塘灣南 翰林編修趙貞吉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

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國子祭酒鄒守益兵部主事王畿吊之

以文曰嗚呼子貌昂藏忠信是依孝弟之行穆穆熙熙

熙 照 窮矜愚化行於鄉人亦有言重德而良俯世廖廖尚友之志謂顏可學矯矯遐企繫昔夫子倡道於

洪子也法服徒步以從曰既有聞自任彌力靈根是求大本斯立哲人云亡斯文未喪子有強力毅然擔

當萃我同盟保孤恤寡嗟嗟師門子為白眉子善攝生謂能永年胡為遘疾奄爾作遷嗚呼傷哉超凡入

聖之資龍馬海鶴之性闔闢經綸之才篤實剛明之行名潜布衣而風動縉紳迹避海濱而望隆遠近粵

堂堂其山立嗟古道之弗競眾方訾其揮霍孰云諒其自任益等辱交於子幾二十年相視莫逆永矢弗

諼曠千古以遐覽驅高誼於黃軒方大道以並馳慘中途而失援嗚呼傷哉子有大志孰與就之子有遠

業孰與究之出入為師孰云躋之上下無常孰云試之豈氣化之適然將與時而偕極既逝者其如斯晝

夜通于一息跼歛祗以陳詞酌長江于夢滴遡迴風而增悲寄玄 **吳清流** 墓在富安通遠橋 名欲由人材任福建汀州

思於冥識 **張王** 墓在小海九龍溝 葬偽吳張士誠父 **義塚** 嘉靖己亥

府清流 縣知縣 潮變鹽丁溺死者眾運使鄭漳令諸場收其遺骸葬之春秋團總祭以包夫餘鏹 **夫災祥感**

也黃張漸也山澤以厚下也物產以廣利也二氏之

宮俗之弊也終之塚墓焉其賢其否雖往而有弗泯者存尚不可爲勸矣乎

兩淮鹽法志卷之十一

兩淮鹽法志卷之十二

雜志第十二之二

夫署有定所而制一官有定員而紀明額有定數而利均法有定式而守恒漢以下治鹺之跡何其紛紛而弗一也夫不稽諸古則無以見今之烈爰附篇末俾率由者知其所以盛焉

古鹽署鹽之有署自後漢置鹽府始三國時廣陵先屬魏置司鹽監隋置諸屯監唐開元置揚州處置轉運院乾元間置江淮監院廣德初改爲淮南巡院皆治

揚州南唐昇元初置海陵鹽監移鹽司於海陵自此始宋置東西豐利監治通州海陵監小海場西溪海口場治漣水軍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治海州元豐間改海陵監為都轉運鹽司隆興改為措置兩淮海道司開禧改為提舉淮鹽司崇寧改為江淮轉運司紹興定為提舉常平茶鹽司元更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在海陵州署東南即唐舊官署云臺門舊司外門也前臨河十二丈紹定元年春郡守陳垓買地屬河而

華表於橋曰會星曰觀風由觀風距中門四十六丈

中為甬路夾植槐榕分兩簽廳東揚清樓西爰咨館

中夾十六楹為大廳紹興間守韓沃建觀衍堂在大廳後垓建

以左思吳都賦觀海陵之倉紅粟流行名皇華堂在

大廳西垓為復廊以通觀衍三槐堂在皇華前范文

正嘗為呂文靖立於西溪久圯垓復置於此簡愛堂

在衍觀東取范頌張發運以簡以愛名澄清堂在內

宅東前臨大池故名紹興間常平使邊牧建會心堂在澄清東

嘉定間常平使施宿建月藥堂在會心澄清間舊有桂生兩旁

亥結屋其中增植桂樹環之霜節堂在澄清西南建亥

天桂堂在會心東建亥瀛碧堂在澄清南水閣下瞰方

池西曰捲翠堂東曰綠淨堂宿建來熏堂在瀛碧南舊

名南堂寶慶間常平使戴楠建觀風堂在來熏東北嘉太間常平使趙充

夫建景賢堂在來熏南楠繪文靖呂公文忠富公文正

范公內翰王公忠肅陳公發運張公安定胡先生於

內亥增繪清獻趙公運使施公以系州人之思東樓

在大廳東嘉定間常平使楊恕建蓬萊閣與瀛碧相望前俯清

池池內疊石為香嵒楠建未就君子亭與三槐相向

建亥星槎亭跨水為橋而亭其上高甍連東樓瀛碧蓬

萊而西香嵒亭與蓬萊相對嘉定間茶鹽使徐正卿建愛山亭宿

建於惠民倉前距圃既遠日以荒圯亥移置來熏之

東問津亭在簡愛前建亥舫齋一名濟川齋在觀風後

充夫建塵外齋在精舍旁墨妙齋在塵外旁柳塘精舍

在觀風北書籍庫東建楠自司遷廣陵諸勝美俱廢今

惟臺門舊址歸然尚存倉三曰鹽倉在海陵舊冶阜

通門外大觀中興都鹽局也改為倉真州鹽倉在漢

吳王渢所創大倉南嘉定間常平使徐正卿建預備倉在海陵北

門外西壩之西舊名廣盈收貯各場官鹽今廢庫二

曰寄椿庫藏錢之不隸鹽本六色者軍器庫貯弓弩

紙甲之屬調鹽軍則給之俱在舊司西廢場三曰上

下河支鹽場海安如阜曰上河在海陵治南二里舊隸

鹽倉寶慶間移建北浮橋之西鍊盤場在招賢門外

局二曰席索局在阜通門內鹽倉之側俱廢堂二曰

呂公堂在何梁西溪鎮東南一名靖公堂祀呂文靖

公即今潛軒院三槐堂在西溪文正公監鹽倉時建

手植三槐故名今廢亭七曰迎賓亭在西溪西南避

潮亭在西溪後溪光亭在西溪南奉先亭在西溪西

漢董永奉先處也四亭俱創自文正公今廢仰止亭

在西溪北中洲山上文正公讀書處後人因作亭其

上以識思南風亭在西溪西南晏元獻公建思賢亭

在西溪東寺塔院呂文靖監鹽倉時手植牡丹於此

文正公有詩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園一曰東園

在真州舊城東門外里餘今廢歐陽文忠公記歐記云真

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途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驩而因其暇日得州之鹽軍廢營以

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泚浸其右高臺起其址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故其中為清醮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桶水光日影搖動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笑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鼙鼙鳥獸之嗥者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昇於高以望江山之近遠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新草樹日益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

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才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若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迺為之書

古鹽使兼巡兩淮鹽鐵而非專職者凡十有四人漢曰

舉行鹽鐵事以東郭咸陽孔僅為之東郭咸陽齊之大鬻鹽武帝元

狩元年與孔僅並為大農丞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事**唐曰江淮轉運租庸鹽鐵**

常平使以第五琦琦少以吏幹進頗能言疆國富民術肅宗駐彭原賀蘭進明遣琦奏

事既謁見即陳今之急務在兵兵強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谷

惟陛下命帝悅屢遷琦為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使鹽鐵命使自琦始琦乃變鹽法盡權天下鹽

貨人不益賦**劉晏**廣德十四年代第五琦理鹽鐵法而國用以饒今稍密始天寶起兵稅賦不足供

費晏乃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六百餘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宮闈服御六軍百官俸祿皆仰給焉古今稱善理財獨歸於晏

包信 德宗時繼劉晏為使許以漆器瑋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於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寢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

程 之曰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竇參崔縱縱治從簡易

異 異居鄉以孝稱第明經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時方討蔡異使江長調財用因行論諸帥府以羨贏貢故異所至不剝下不加歛經

張滂王偉 用以饒及卒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夏侯孜李巽 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清白稱然條例

夏侯孜李巽 入股耗巽涖職一年較繁碎人多不堪

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及明年增百八十萬緡

敬晦為之曰江淮鹽鐵

副使以潘孟陽 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

倨從者數百人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譽望大喪使還罷為大理卿其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誠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宣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酣飲游山寺

為之鹽官專領兩淮鹽任者自唐迄宋凡百

有九人 舊志類以唐宋轉運使及宋發運使為鹽官

按蘇頌謝轉運表云賦與出納俾以均輸歐陽公謂發運許元領陸路七十二州之賦則二使所兼固有鹽利然非專官也故今以顯涉鹽事者列為

鹽官 唐曰楊子院鹽鐵留後以程異

異嘗為轉運使先與叔文黨貶柳州司馬李巽領鹽

為之南唐曰海

陵鹽監使以褚仁規

時海陵民多爭訟仁規厲以威刑民皆畏懼國家每大役常賦

不給乃使吏行視民家所有舉籍而取之事訖則以大償備無有逋負以故民不敢怨先主甚賞之累遷

刺史為之宋曰江淮茶鹽使以雷有終

以吏稱薛映為政

嚴明人不敢欺為之曰淮南都轉按察使

鹽司都轉之名始此以王素

為之曰都轉運鹽使

都轉運鹽之名見此

以鮮于侁

侁奏海鹽依河北通

商民甚便之又蠲役錢三十萬溫公為相謂東坡曰子駿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

胡令

儀

天聖中以令儀常知海陵命為轉運使以究捍海堰修築可否令儀熟知其便抗章請必築成之

王子輿

精於吏事久掌鹽運周知利害裁量經制公私便之初為鹽鐵判官仍領制置增歲課五

十餘王嗣宗

揚楚間有迓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致祭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

州門自是民風少變嘗與度支使梁鼎戶部使梁顥

同對言曰國家經費甚煩賦入漸少加以冗食者衆

尤為耗蠹所宜裁節若用度不足即復重擾於民矣

况西北二邊未平有饋運之煩臣等會議事可省者

願條列以為之曰發運鹽鐵使以傅堯俞

堯俞為發聞從之

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在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

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張綸

天聖中綸為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張綸為發運副

使時鹽課大虧乃奏除楚通秦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范文

正以築捍海堰謀于公公乃自請兼知秦州以總工役五年八月任六年春堰成流傭歸者二千戶

為之曰提舉兩淮運鹽以朱

失其名歐陽公有送朱為職方提舉兩淮運鹽詩

為之曰措置兩淮海道使

海道亦理以胡銓

敦尚雅俗賢愚皆化

為之曰提舉淮鹽使以劉彌正丞相陳自強惡彌正不附己會虜入寇用

之提舉淮鹽蓋陷之也自兵起鹽商不行彌正盡通商利人固稱之為之曰淮南路提

舉鹽事官以柳宗傑為之曰提舉常平茶鹽使以汪

綱由知高郵軍遷淮東提舉淮東鬻鹽之利本居天

網下之半歲久弊滋鹽本日侵帑諸空竭又負額借撥數多舊制弗許商預供貼鈔錢鹽司坐是窘不能

支綱快擿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為內外飛走移易悉加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為

昏辦庫以備鹽本之缺添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徐正卿陳

垓汪梓鄭嗣宗趙充夫施宿嘉定間城屢築弗績朝

錢并兵六修築乃成堅厚又設惠民倉惠民藥局紹定間陳垓以有功海陵增繪象于景賢堂祀之戴

楠饒伯達郭楫王寔張澄蔣璨胡紉曾絳趙不凡王

安道徐注王傳韓沃王珣李孟堅俞召虎呂企申向

洵吳巘王珏任盡意王寧韓延高子容楊恕孔碩陳

茂英陳纘趙善劉庇盧憲宋濟張竿丁曄顏耆仲丘

岳趙汝捍吳子良孔時為之曰淮南東路提舉鹽事

官以宋冲為之曰茶鹽司幹辦公事官以陳宜孫宣和

三年任甲午秋宣司以惟揚路昏鈔委鮮汴省宜孫亦無所辭淨淮泗沂河入汴不半月竣事廟宮禾黍

因是慨歎賦萬歲山而還明年授代歸行李蕭然其未歸通州時築宅一區不為窮峻加宏敞焉一堂深

靖軒窓翼之旁有隙地畦花藝竹每曰以是佚吾餘年亦可矣鐘鳴漏盡而猶乎其素尚近于知止乃如

此李本徐宗偃環略曹紱胡蘧秦胡兆張好問王興
 義宋堅蔣志租張大成鄭森孫宏宗趙不烈婁機方
 洙樓鉉沈仔李模翟畊鄭煥何伯驥洪椿王僕蔣孝
 申呂昭玘王誼蔡唐莊堯咨趙汝採徐天麟令狐晉
 王宗道沈璣子孟嗣宗王廉之盛文昭為之曰主管兩
 淮制置司事以李庭芝
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賴鹽為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濬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萬餘亭戶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為之曰監泰州西溪鹽倉以呂夷簡
天聖初任嘗於院後

植牡丹一株范文正有詩云陽和不擇地
 范仲淹
 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初任以捍海堰圯條具工費程度白發運使張綸言甚詳密綸以事聞且表仲淹知興化仲淹以母憂去猶移書抵綸以堅其志及堰成乃為州人作張侯祠堂頌并序以頌張公而不自居其功焉序曰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穎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為勳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甚眾撫南夷以又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鍊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于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民告困海利云剝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興杭秀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常蘇秀間太湖漲溢害于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渠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惟茲海陵古

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荐至鹽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厥功橫議囂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五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宿負朞月之內民有復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餘戶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治于民心於是請肖公之儀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也秉筆者故作頌焉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鑿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憐怛迺按迺察草奏屢達仁議四過心過金鍤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胡公協力諧忠兵民交充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山亘不斷如天作限奠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亡幾千歲復于田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牙裂壤將有攸往衆圖畫像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停停神焉熒熒居千百年此邦鎮寧既寧既聚

濤莫我苦比比牖戶鱗鱗場圃而公而豎于歌于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從穀兮豐盈作為頌聲告于晏殊嘗建南風亭于西溪溪亦以晏名范文正神明晏殊有詩云誰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參知兩丞相會在此中來參知文正自謂兩丞相蓋指晏與呂文靖也為之曰監泰州海安鹽倉以曾孝序為之元曰兩淮都轉運使以陳思濟

至元間朝廷以兩淮鹽課不敷乃使思濟敬儼正不治之奸弊盡革商賈通行亭民歲課恒足阿以議立尚書省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場官之貪汙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叅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為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敝已甚以羨為額民力將殫病人許有壬兩淮鹽法既壞廷以為已非宰臣事遂止王都中浙運使時中弊端立法為通融之國課遂登

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筴乃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任事者恐歛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為臣子者使皆避謫何以集事乃請於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及元統間朝廷以兩淮鹽法久壞命都中治乃酌其行於兩浙者次第施行之鹽法遂修宋文瓚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城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纜三十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急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公去揚民立政績碑頌之

宋制巡院鹽倉往往以名賢出守而唐拱嘗為巡檢泰

州鹽 **呂范晏諸公亦未嘗以卑官自忽焉彼固知民**

事之當慎也可以觀當時上下之際矣

古鹽額唐揚楚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

時以五十斤為一石此劉

晏掌鹽鐵時數也雖曰鹽稅之初然亦晏之寬法爾逮後則增羨矣

宋初海陵監如臯

倉小海場凡六十五萬七千餘石鹽城監四十一萬

七千餘石海口場

即漣水軍

一十一萬五千餘石海州板

浦惠澤洛要凡四十七萬七千餘石乾道時泰州一

百六十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紹興末泰州三十萬

席

此歲支數 四十萬袋

六石為一袋重三百斤此商人歲請要也 **元江淮六十**

餘萬引

云江淮蓋兩淮兩浙數耳

古鹽法漢吳王濞立國廣陵招集亡命者煮海水為鹽鹽

所入輒以善價與民此兩淮鹽利見于載籍之始也

古者大川廣澤不以封漢既失策畀利武帝時東郭

咸陽孔僅言山海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

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敢

私鑄鐵器者鈇左趾没入其器物官與牢盆即今官鑄鐵盤

也私煮者鈇左趾没入其器物即今私鬻私煎之禁也其云山海天地之藏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見

鹽利所入惟資萬國政費非以崇私儲恣好用也今開中引鹽止給邊餉與救民荒至耳元封間

以桑弘羊代僅幹天下鹽鐵云天下則兩淮在其中

今鹽司皆稱轉運本此昭帝時詔賢良文學與桑弘

羊等議罷鹽鐵諸稅以弘羊執論不果罷魏甄琛請弛權鹽至

隋文帝竟弛之其種末利重民食之良蓋出自賢良文學此論然後世兵農既分括農賦以養兵事既不

容已矣故與其取之有限之田賦不若取之無窮之山澤與其取之民以速窮不若取之商以抑末之為

愈焉耳昔人有云一言而王伯殊者義與利之謂也是故取之有節用之有經鹽利亦義矣豈必獲咎管

桑而致詰琦晏高論以遠于事耶苟或侈為瓊林大盈之積請以導欲增奢則又不如弛之之為愈建

安時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衛覲議宜依

舊置使監賣鹽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給之

勸耕積粟以實關中乃遣謁者僕射監鹽官流入果

還賣鹽買牛以收流民而因以積粟實邊唐開元二

十二年江淮轉運使裴耀卿置輸場於三門西置鹽

倉以受淮鹽三門今葬乾元元年鹽鐵使第五琦初

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

為亭戶免雜徭盜煮者論以法亭戶即今竈戶至德十四年

劉晏為江淮轉運使以鹽吏多則州縣擾惟出鹽鄉

因舊監置鹽官與吏及亭戶其餘州縣不置去鹽遠

者則有常平倉每商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

利而人不知鹽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

上溜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自淮北置

巡院十三揚州有轉運院捕私鹽晏謂鹽盜為之哀息然

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之晏謂鹽

州縣擾蓋深達治體而悉其流弊也惟于出鹽鄉置

官吏則當時利網疏濶可知視咸陽孔僅毫末不遺

而吏益多於商人者大有間矣然又立常平鹽法商

人不至減價以賣官收厚利而民不病于鹽貴則因

利國之權而寓愛民之政耳世徒以自天寶至治間

鹽每斗十錢至第五琦加時價百錢則為錢一百一

十及貞元四年陳少游奏加民賦江淮鹽每斗增二
百為錢三百一十後復增六十江淮豪商射利或時
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鹽之為用與菽粟同
官價既重民食必艱

斗鹽價至三百七十則利歸豪賈而害在細民矣於國重利哉古稱興利之臣惟知騁能取媚以固權寵而人主每不知其為民流殃為國起怨良可惜也

大中五年以裴休為轉運使自大和以來大壞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上鹽法

八事施行之晏之理財以識治體體民情為先繼晏而任者乃累壞其法體能究其弊端而

嗣行之其美可知矣五代時授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蠶鹽錢行之京東西路免鹽額而均諸稅謂之兩稅鹽錢行之河北及其弊也鹽不給而徵錢如故稅已納而禁權再行蓋誤以二者為經常之賦矣至宋河北之賦張方平力言仁宗除之惟蠶鹽錢無言之者至和中僅免其十之三耳今民間俱買食官鹽而郡邑復徵其戶口鹽錢蓋仍五代之習也必盡蠲之庶乎法一而名實稱矣

宋制兩淮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

上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

二銅元浮鹽即今竈戶納剝商自買補之鹽也 **宋初有東南鹽本錢淮南**

鹽每斤為錢四宋鹽此價蓋最輕而便於民食者國初及成化間食鹽每斤不過四五錢

與此正相類後乃踴貴至十五六錢司國計恤民隱者可不思求所以稱停之術乎

雍熙間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

湖給以顆末鹽謂先禁後開之鹽也即今邊方有急用今商人增價支存積鹽或殘鹽或

暫令越境賣鹽之類三者雖曰同紓急用而端拱二歲鹽越境即朱先禁後開之鹽終非成制也

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倉師優其直給江淮鹽此

淮鹽以實京師者 **真宗時李沆為發運使請置轉般倉於真**

州自通泰楚運鹽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

此兩淮鹽法之最善者後稱積滯以得人不如沈耳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

土言轉般法頗有積滯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

入錢京師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鹽一石

受錢二千宋此制與今邊方開中事頗同但宋鹽一石受錢二千已稱過重今邊方開報每引

費銀一兩有餘視成化間一引止三四錢者則亦過重甚矣故議者每思有以減之良有以也景祐

初吳中甫奏言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售縣倉亭

竈基列相去且百里掌出納者以倉為主而不出郭

郭故私者煮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附海七十

里命一官督察之俾火伏可見私者可禁仁宗可其

奏此蓋請設官於鹽場以察私者煮與盜販也今五場皆隸淮北既有鹽課司親理之又有淮北分司總

撫之視宋禁則加密矣淮南轉運使蘇頌嘗乞減定淮南鹽價

云臣竊聞曩時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減價出賣臣

以謂遠近一槩減價誠未易遽行且於出產地分通

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鄰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

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絕則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

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今兩淮鹽值甚重宜倣宋此議減定之以便民食可也然

宋之鹽價制于官今之鹽價擅于商而商之擅價又因邊方開中之過重與餘鹽割沒之過密也夫餉邊

固不可不急而民食尤不可不恤探本以較末緣流以遡源宜於邊方開納糧草之時觀其貴賤追放先年輕則行之如果邊糴翔貴約穀輕則幾斗可中一引其草馬等類亦如之至于餘鹽之價已經節題酌定固難再減而割沒之鹽稍從寬假勿與商賈爭尺寸之利焉則蘇頌所謂公私之價不甚遠絕及民間樂買者必衆之效固可坐致矣且由是私販者知利之薄重犯法焉則所以息姦行而杜隱憂者又豈止便民之食而已哉

元制諸場鹽袋皆判官監裝諸鹽司凡承

告捉私鹽皆須指定潛藏處所不許妄入人家搜捉

判官監裝鹽袋此法亦可謂嚴密今三分司各轄十場皆運判臨之若倣此例監裝則大引過重與越場買補之患可革矣其曰不許妄入人家搜捉則又所以禁防巡卒之一道也

古鹽議漢文學大夫問民疾苦 對曰竊聞治道妨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

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而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貧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罷鹽鐵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為暴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用度不足故興鹽鐵均輸以佐助邊費今欲罷之則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今廢道德而任兵革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魏甄琛弛禁表曰周禮山林川澤急罷之不便也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兆民未有

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部護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禁與民共之

王勰權鹽議曰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

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大官之用宜如舊胡寅

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實有

近寶之害深鯁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唐劉彤曰臣聞漢武為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

檢校鹽鐵表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

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

何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竊為當今宜之夫煮海為鹽採山鑄鐵伐木為室豐餘之輩也寒而

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也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歛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

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豈無謂乎然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

有餘儲然後下寬貸之今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降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

適變惟在**皇甫鎛請免亭戶差役疏**曰應管煎鹽戶

陛下行之**皇甫鎛請免亭戶差役疏**及鹽商并諸監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制勅除兩稅外不許差役

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奏聞貶黜刺史罰俸再罰奏取旨**韓愈差人自糶官鹽論**曰平叔請令州府

施行從之**韓愈差人自糶官鹽論**差人自糶官鹽獲利一倍者臣以為百姓貧多富少城郭之外少有見

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以利歸于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約以時還用此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

自賣利不關已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糶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而食自然坐失**糶鹽人無遺漏論**

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也

曰平叔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會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權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

宋王隨通商

五利議曰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率侵盜販鬻雜以砂土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而莫能止兼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貧困為盜願權聽通商三年使商人入錢京師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受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三利也昔

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范仲淹弛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於此

鹽禁論曰鹽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

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為今之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也

夏竦平莞權論

曰伏以齊桓疆主賈禁非所當先也夏盟始議鹽鐵漢

武外事夷狄乃興莞權魏晉周隋沿革非一唐氏因之兼增權數山海之饒盡於國矣夫利藏於民不可盡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君以民為心民以君為體未有心勞而體逸支瘠而身壯者也國家富有征稅充物府藏雖君上之心務推寬大而聚斂之臣競為苛細刻取羨餘不知紀極至於海濱之民食無鹽味若有與販必與吏共是密於平民而法寬姦猾也切為陛下惜之夫莞權不可廢亦不可急急則民怨於上緩則利歸於下在任廉平之官削除冗制務存大體上不虛國下不迫民則政在其中矣

范純仁減江淮諸路鹽價疏曰臣伏見江淮諸路鹽

所立刑名亦重過於盜賊而又不分強竊刑重則民

思苟免而竭力拒捕不分強竊則民知等罰而務結

群黨若非朝廷別立法制則恐更相扇誘群黨轉盛

凶年饑歲遂為盜賊伏望聖慈指揮將江淮南荆湖

福建等路官賣鹽價并比附兩浙體例逐斤減價出

賈及令三司將私鹽條貫重行刪定分為兩等持仗

及不持仗十人以上即依舊條施行如不持仗不滿

十人者並依空手竊盜法計贓定罪其贓各以逐處

鹽價估定如此則法胡安國恤民論曰祖宗時鹽法

制平一民漸知禁矣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所謂以義為利

葉適論鹽患疏曰何謂鹽利之患以權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

繁經制未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

鹽利則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權之不寬取利不

輕制刑不省亦終不朱熹鹽法議曰四州瀕海既

可以為政於天下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

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

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

能詞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

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尚何暇為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耻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籠利纍纍竈戶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為市却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閩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

會鞏鹽法論曰太祖知百姓苦五代戶烹煎之利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定鹽價於海瀕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焉斯民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靡敝少而用約也奈何自是以來兵簿既眾費用益滋錮利之法始急於是言鹽課則劉熙古變鹽今則楊允恭各騁其意而助之者駸

呂祖謙鹽法

廣山海之筭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

論曰三代鹽雖入貢未嘗有禁自管仲相桓公始創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之弘羊反覆論難鹽權終不能廢元帝固嘗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後雖法有寬急然與古今相為終始以故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耳欲復三代固已弗得就後世不得已彼善於此論之取計山澤不猶勝取之於民乎況所謂興販煎鹽者皆非地著之人因而取之以寬力本之民但取之為不盡其利則可若迫而取之必有官刑是之謂見小失大故鹽法所以不行

劉達

可征權宜寬論曰論治而及於利難言也抑於精密利生於彼此之相形得此則失彼厚此則薄彼此有餘則彼不足捐天下之利盡以予民租賦無所求征權無所取夫豈不可然而貉道也國家之費浩瀚龐博舍是何以濟之今以幹旋運轉不遺絲髮斟酌劑量細入毫芒其法至精而至密也或者猶以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法本明白而簡易或流而為深晦詭秘

法本通達而逕直或轉而為苛碎激鍋戶浮鹽之弊
倖是故彼此交病而正大之意失矣
論曰國家煮海之利淮東為最孝宗乾道間邊陲晏
江兩路僅三分之一然而始壞於湖海之變再廢於
道眾之亂比年興復視昔愈艱何哉昔者鍋戶少今
則蔓衍諸場緣理宗紹定初江淮大司招誘鍋戶收
買浮鹽始自鹽城後遍海隅惡少無根著者皆爭趨
之由是鍋戶與亭戶對立浮鹽與正鹽並行私販之
徒水陸以千萬計挾持兵器聲勢喧闐巡尉兵校不
敢誰何一遇風塵之警嘯聚
弛權禁論曰鹽始在民
成黨何止侵奪國課而已耶
國則國利後在官吏則民既窮國亦匱矣有司君子
尚其念之亦胡不觀諸本朝之故事乎且國家強不
如漢富不如唐縱有六經費常用之外一毫不取於
民故河先鹽令除於開寶福建鹽禁除於興國去昌
州之虛額罷廣南之權賣至於四川鹽戶之令鹽本
之制則皆免之而虛額亦盡蠲焉凡可以利民者

切不靳祖宗惠養生民之政真天地父母之心也孰
謂良法美意可行於疇昔曾不可行於今日也耶

吏道清鹽課辨論曰嘗謂為今之計無他亦惟在於

之心以為民轉為家之念以為國當如范仲淹之議
弛其禁毋如王拱辰之請權當如張奎之奏除其禁
毋如張象中之增羨餘夫如是則可以寬民力紓國
計一舉而兩得之不然則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
於貪弊將若何之人也
葉時先王山澤之禁論曰昔

又在桑孔諸人之下
謂齊侯曰海之鹽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征逼
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疾夫婦皆詛晏子之
為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未嘗不與民共之也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
而近鹽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
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獻子之為是言也是知山
澤之利先王以來未嘗禁民自取之也是故古之名
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川澤藪之名皆職方

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害有可與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頒之使致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將以彌諸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頒以山澤之利者將以示諸侯之侈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其財則是山海天藏而為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為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民趨利也是以太宰以九職供萬民澤虞則掌國澤而為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時執犯禁者而誅罰之無不以時而徵其物也此之謂禁民趨利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為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為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為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為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農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致於趨利以逐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所以無曠土游民也自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而管仲對以惟管山海為可耳於是鹽筴之利始為侯國之私而先王與民共

財之意失矣此山澤之一變也漢人以租稅共奉養歸之少府若私之也然賦雖居上利猶在民至吳王國處東南得以招集亡命鑄山煮海以富其國遂至叛逆而先王禁民趨利之意失矣此山澤之再變也迨夫煮鹽大冶如孔僅咸陽者出乃盡取天下郡縣鹽鐵之利幹歸公上一孔不遺於是山澤之賦皆變而為推利矣此山澤之三變也自時厥後邦計惟鹽鐵之是資國命惟鹽鐵之是議吁周人山澤之賦果有所謂鹽**鹽政通論**曰周鹽人則以奄二人為之掌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共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共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自後世以鹽政富強而推利之禁始興世儒乃謂先王山澤亦必有厲禁以遏民趨利之原不思虞衡等官因設厲禁以為之守初未嘗私其利於公上而亦何嘗有一語及鹽乎故謂壞天下之風俗者管仲也啓公上權禁者猗頓也蠹人

主之心術者鄭當時也齊桓問管仲何以爲國而仲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舉先王公共之用而爲後世自私自之具管仲者作備之尤也伯主既資鹽利以富其國則民之趨利日熾矣豈非壞天下之風俗乎魯人有猗頓者用鹽起家致富與王者埒取天下通行之利而爲私家擅有之財猗頓者龍斷之賤也豪民且專鹽利以富其家則上之征利亦無恠也豈非啓公上之權禁乎權鹽固無恠也鄭當時何人乃逢武帝之欲推轂齊之大煮鹽者用事漢朝而權鹽之法始密鄭當時者其蠹賊之臣乎人主心術自此蠹矣寧不謂之鄭當時之罪歟且以成周之鹽政鹽人一官掌之不過奄宦女奴而已至漢大司農屬官有幹官有兩長丞有水衡都尉有均輸官皆主鹽事以至郡國鹽官有三十九鴈門沃陽有長丞其法既密則其官必繁也嗚呼周以鹽用而共邦事自賓祭膳羞之外則不敢以一毫取于民漢以鹽利而共邦財自公上權禁之外則不肯以一孔遺之民自漢至唐法日密矣儒者不排其非而反取成周山澤之禁以

沈其說豈不惑哉 葉適華亭分司論曰前者往嘉興府散還

一親到得訪問亭場竈數無減而鹽課折陷弊在華亭分司苦楚推剝致亭戶逃亡故耳請以親所見聞之實言之亭戶本與官爲市有買而後有納自置分司亭戶一到請不需常例錢者窠局聞二十有二細民無一敢嚮惟上戶名總催者領之支應需索之餘所有無幾往往又以欠額抑令八十貫折納鹽一斛請錢亭戶往往徒手而歸不知本司嘗許其然否乎是買鹽不以本錢惟事抑納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上戶與下戶均爲齊民彼所自有者本亦一竈耳官司以其事力材智使之督辦謂之總催亦必勸以恩禮然後徇以法制人情所在始有樂爲之用者近者分司吏卒視爲奇貨而漁獵之係累其妻妾破壞其家產甚至有訊腿荆五十而一荆取杖錢五貫者是一訊之頃爲費已二百五十千他可類推矣近見浦東場等處堂宇毀折垂盡問之轎夫僉謂此皆舊日富家上戶苦於追捕今雖麥粥亦多不

給不知本司嘗苦之至此否乎是斷喪根本使亭戶
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細民之苦莫亭戶為劇
夏日酷烈人所必避獨亭戶反就之以為涼蓋煎鹽
竈舍火氣熾盛一出青天白日之下即清涼也冬寒
雨雪官司優恤皆散錢米獨亭戶反因之而重罪蓋
煮海為鹽全藉晴日一至沍寒必缺額也推此以往
良苦可知是必優恤俾得樂業乃可得鹽况所經歷
數百里無禾黍菜蔬不知人世生聚之樂其苦尤宜
痛恤分司斷杖半歲之間死於非命者七人不知本
司嘗罪之至此否乎是待民惟事非法使亭戶逃亡
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本司半月一比較分司五日
一比較牌匣之費過八百千或至千貫又自書數十
數輩取亭戶每場七八百千或至千貫又自書數十
引逼場官僉押追捕鎖縛婦女取錢更迭搔擾皆分
司為之也曰補鹽曆五日一批七十千曰巡鹽曆亦
五日一批七十千常程之費如此此外非泛橫出加以
罪名有費至萬貫者蓋無一不出於亭戶此其使亭
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為之亦既太甚矣况復

以亭戶之所納分司反從而折陷之者其事有二又
非本司之所及知也蓋分司即本司一幹官在外者
耳而體貌幾與本司埒三司六局排軍授事無一不
備茶酒至八人扇吏六十人又各有其徒名貼司者
二十餘人獄子十餘人其徒號親人者一百五十餘
人自司屬至輻散番通近而五百人合兩買納官一
支鹽官四所在縣共十餘人人以十口之家計之是
十萬指衣食於亭戶故雖吏胥之文移卒徒之隳突
而所得猶不足以飽所欲遂於納鹽每斛一石五斗
四升之外增鹽二枚買納官支鹽官及催吏又各處
監臨詐言斛淺更互喝令罰枚枚率近一小斗此實
亭戶之所已納而官反歸之於私自折陷之者一也
每斛官給亭戶本錢價十五貫今亭戶無鹽折納八
十貫夫鹽出於亭戶者也亭戶無鹽可納而納錢矣
官司既取錢於亭戶將買鹽於何人耶此不過以多
量羨餘搪抵數目而錢入官吏之手使官不拘納此
錢而上戶以錢接濟下民亦何至無鹽此則亭戶之
所已納而官自折陷之者二也增枚納本皆屬支買

場然不與分司通同自為支買權輕人所易訴托以分司則人無敢輕出一語故曰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之為也

與浙司鹽事論曰伏蒙俾條具鹽事之目曰均支發蓋復祖額則可贍國用而卹亭丁均支發所以復祖額也然三者之中又以卹亭丁為急嘗竊謂今日卹亭丁之策有六一曰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亡夫鹽司所積無非鹽利所餘今若於積內撥數十萬緡遣官招其復業使葺廬舍具器用顧丁夫分文不責其還則復業者眾祖額不期而自復也二曰除出剩之弊以禁苛取夫鹽本錢每斤二百舊會時價不過十一錢又籬宛二麥二稅草蕩柴租諸項內錢逢千剋退一錢使果盡入亭戶之手尚不足納倘非其官則陪納矣豈可更取贏餘乎況又有消耗滷折斛面罰欵諸鹽加倍方足完官者其弊皆始於利出剩耳若不利出剩而斤得實錢人必大悅祖額不期而自復也三曰操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夫官多民擾此事曉然今小官分鹽司之權其勢又不允引而高

之吏卒之並緣尤甚浙西諸場舊各置催煎官買納官支鹽官各一員而提舉總權於上其後添兩買納添分廳方併省分司又陞買納為提督分提督為兩檢察吏卒搔擾民不聊生今或提舉仍舊或改創提領分司許諸場皆得專達而買納官催督如舊制則民免橫擾祖額不期而自復也四曰定散本之法以免減剋舊來監官各自散錢後委官添取常例今合選清強官單車以往則所委官既免吏卒常例場監官民弊亦可絕又須照數預借依實納鹽則民得實錢祖額不期而自復也五曰擇監臨之官以善催赴夫催煎之官其要在預給工本趁晴速催有雨輒止奈何晴明此限陰雨亦此限所行全不中節展轉適以肥吏況權攝類非真官俸請亦不時給其志何在而能為公乎今若選委廉能許以便宜從事本司厚加廩祿按月支俸則場官得人祖額不期而自復也六曰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蓋亭戶產業不許典賣者慮其無根著而輕轉徙也今不特膏腴無餘而草蕩亦歸豪右若急曉諭歸還則民有常產祖額不期

而自復也昔孫提舉檄諸場官凡官司欠民戶錢盡還之凡民戶欠官司錢盡蠲之一時逃戶為之復業雖僅及半年鹽額近十年之最使孫提舉終任或再任安知祖額之不漸復耶乾淳盛事縱未易言此實近事之明驗故願以郵亭丁為急而未欲以復祖額為名若復額名立必有趣辯於下以耗根本者固不若專郵亭丁而使

黃震權禁論曰蓋聞國家之利莫祖額之自復也

莫嚴於私禁此朝廷之所常申明士大夫之所常主張而揆之事實乃有不合者某生長海邦每見私鹽之禁嚴即官鹽之額虧私鹽之禁寬即官鹽之額增豈私販者多反有益於公家哉宜損而反益此其事實必有當深察者官鹽買價每斤不過二百文舊會實則不過十一文見錢而客鈔之搭發有增諸色之取辦在鹽每二斤方納得一斤是每斤官價止得五文使前錢果盡入亭戶之手僅足以了納官司靡費上張亦非其人反倍錢納鹽矣方今薪米價湧工木費煩鹽何從生而可使白納及倍錢納哉亦曰倚贏

餘之私賣以前煎納官之正鹽耳故私禁稍寬則民有餘力以煎私鹽禁苟嚴則官鹽無本可煎雖撻之至死而無益况納官既有定額煎出即分兩項曰某項幾石輪官以逃責者也某項幾斗私賣以克本者也然則豈因禁嚴而民不私賣哉官鹽賣之上江私鹽賣之本土未有生產鹽之地而食官鹽者也官鹽賣之城郭私鹽賣之山鄉未有山居而入城買鹽者也然則禁之嚴何益而民亦何嘗不私販哉故禁鹽之法惟當外示大防而內存寬恕外示大防者國計所關也內存寬恕者事實所在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斟酌其宜而善用之此士大夫愛護國家元氣之盛心而難與法吏言也亦所以培養利源之所出而非徒為下之人計也

自漢迄宋凡二十有七篇要皆用之當時

而既効者蘇長公曰臣之事君猶醫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出於古人是故弱翁調晁董之對而長

公上敬輿之奏此豈隘觀者所能測乎爰列之以俟
尚論者擇焉

兩淮鹽法志卷之十二

叙兩淮鹽法志後

嘉靖己酉夏臺史楊公奉

賜進士亞中大夫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開陳暹撰

命按淮鹽貞度振紀興利剔奸凝熙庶務匡率
諸屬國裕民安踰年暹始罷皖守來監司治
事甫月餘公乃召而命之曰

國朝鹽課居天下財賦三之一而淮課尤弁諸
司顧舊志殘缺紊亂邇年興革事宜未載每
監臨至爾司抄錄舊案補輯成書覽之繁衍



無歸甚不便爾其開館延文學主纂修事義
例余其裁之暹曰唯唯以閏六月望日延春
元史子起蟄張子槩郡學生沈子與存周子
詩董子希淵葛子弘達繙繹簡帙探討今昔
徵馬子允昇圖繪疆宇繕工命後旣而東江
公以瓜代去而臺史靈湫高公至振揚敷施
先後同軌首促斯志以開諸務又踰年正月
書告成公以暹與執事使叙末簡叙曰粵惟
三代有鹽貢而無鹽稅稅之興始見於管子

書及秦有鹽賦漢唐宋迭興循而未改豈不
欲改勢不能耳古者君各食其土民自食其
利至秦以後郡天下國封域浸廣軍國之需
浸大田畝什一之賦不供於是因天地自然
之利以課鹽假轉輸之法以實邊上足國用
下寬民力即使周公生今其理財法亦不能
廢顧行之何如耳漢唐宋法制疎密失中迨
國朝鹽法大備大都以通商恆灶爲本洪武初
邊方召商納銀八分與鹽一引永樂間改輸

粟二斗五升官之征至薄而商獲其厚利灶
丁辦鹽課每丁給與草蕩一頃有餘能辦引
鹽四百斤者與工本鈔二貫五百文灶得實
利無敢私鬻法寢久而弊滋權豪報中引價
騰貴科罰門多商利寢薄鈔法格而工本之
典虛草場失而供煎之具闕私販盛而官鹽
阻奏討多而輸納壅至于

武廟時弊也極矣今

上中興首釐茲弊先後臺史蒞止又悉心經理

鹽法一修而論者猶以未能盡復

國初爲病則誠然矣顧今之不能國初亦猶後
世之不能三代也善復古者師其意而不規
其法則今古一而已矣况由此而求之古法
不亦漸可得邪茲固公修志之意也故是志
也觀於圖表而鹽政之畧具矣觀於秩官署
宇而法守彰矣觀於地里物產而殖貨通矣
觀於法制而典章存矣觀於戶役貢課而民
力可舒矣觀於人物宦績而規模可端矣觀

於祠祀而幽明可通矣觀於雜志而變故可
稽矣因志以求法因法以求意孰謂國初不
能復耶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我
愛其禮茲固公修志之意也然則斯志之成
也固不重欵固不重欵



